## 有没有值得一看的言情小说?

Q 更多「言情小说」讨论· 39.9 万条

热议 | 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巨好看的言情小说?



宮墙往事 ❖

已认证的官方帐号

● 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¥19.90 的盐选专栏

创作声明:内容包含虚构创作

盐选专栏名:《当代网友穿越实录:追星女孩、干饭王与小丑全都恋爱啦》

作者: @千肆 专职甜文二十年!

我的男宠是随时可以干掉我的大佬!

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慌得一批,赶忙叫来了贴身宫女,「春困,沈捷呢?」

「回三公主,他正在外院跪着呢,」铁憨憨春困倒了杯茶递给我,「您放心吧,这会儿日头 足,定能让他长长记性!」

我听完差点当场去世。

沈捷!心机深沉的超级大反派!能和男主斗智斗勇一本书的选手!

竟然敢让他大夏天在太阳下跪着?

我绝望地闭上了眼,「还不快带我去!」

1.

大家好我叫甄静姝,我真的进书了。

我的意思是,我穿书了。

我穿越到了一本古早言情文里,成了书里第一大反派的老婆。

是的,你没有看错,是反派的老婆,女N号,一位对反派沈捷死心塌地的公主。

沈捷本来是天盛国大将军之子,父亲被诬告叛乱满门抄斩,他在父亲旧部的保护下逃出生天,来到邻国落云。

落云国是女帝当权,我,甄静姝,一位平平无奇的落云小公主,在沈捷的美男计下甘愿沦为 棋子,被操纵着成为王女,然后登基,走向人生巅峰······个屁!

夺得王位后我就被沈捷囚禁了,他全权掌握落云,经过几年韬光养晦后起兵攻打天盛国,一 心想为家族报仇。

沈捷本来就出身将门,行兵布阵自有一套章法,所以还真差点让他成功了,不过光环毕竟属于男女主角,沈捷最终还是战败。

我为了救他,为他挡刀身亡,而他在我死后经过一番苦战还是被男女主联手干掉了。

综上所述,我是一个没有多少戏份的工具人,作用就是帮助反派成长然后壮烈牺牲。

我做了半天心理建设才接受了自己的身份,却又从春困口里得知沈捷正在外面跪着,大夏天的,我生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沈捷心机深沉,现在对他不好的话,万一他心里记我一笔,计谋成功后干掉我怎么办?

我有些窝火,「谁让沈捷罚跪的?」

春困有些奇怪地看着我,「是您吩咐的呀,早上沈捷和二公主在御花园聊了许久,您不是生 气了吗?」

原来是原主吃醋了所以折腾沈捷。

迎着春困迷惑的目光我着实有些心虚,于是催促她,「快快,快带我去?」

左拐右拐,终于听到春困说到了,顺着她示意的方向,我看到了跪在庭院中的沈捷。

2.

大夏天的,我站在廊檐下都感觉到阵阵热意涌来,沈捷就这样直愣愣地跪在太阳下。

院里的树都被晒得蔫蔫的,他一个人跪在那里,看起来颇有些心酸。

我三两步跑到沈捷跟前,他看见我先是惊讶了一下,然后就要行礼。

我赶紧制止住一把将他拉了起来,「你怎么还跪着呢?这多热啊。」

「三公主不怪小人了?」沈捷一脸委屈地看着我,好家伙,这眉眼,这泪痣,这小脸蛋,要 命我也给啊,更别说要皇位了!

小说里就说了,沈捷这人虽然出身将门,却不是魁梧壮硕的长相,反而像个翩翩公子,面容精致地让一些女儿家都自愧不如。

如今一看果然没错,加上他故意装柔弱扮纯善,还真有几分我见犹怜的味道,一般男子这样会显得娘,可他偏偏又有几分倔强的意思,从他跪着时那挺拔的背影就可以看出。

真是将自己的外貌优势利用的极好,难怪将原主迷得七荤八素,都被利用了后面还愿意给他 挡刀。

就是我知道真相,看着沈捷这张精致的脸上满是汗珠也有些不忍心,「不怪你了,我就是想 吓唬一下你,你知错就行了,」千万别记恨我呀!

「那就好,」沈捷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,下一秒就腿一软,撞到了我身上。

卧槽卧槽!美男投怀送抱!

妈妈我终于出息啦,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对象啦!

沈捷撞到我后一副惶恐的样子,看样子又要跪下请罪,「三公主实在对不起,小人腿酸了,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大胆,」春困怒目圆睁指着沈捷,「谁给你的胆子冲撞三公主的?」

傻丫头,活着不好吗?你非要惹他干嘛?

我拍掉春困指着沈捷的手,「大惊小怪什么?他跪这半天,腿软了而已。」

我拽着还在扮柔弱的沈捷进了屋,外面实在太热了。

春困跟着进来在我旁边站定,这笨蛋还在瞪沈捷,「主子您干嘛让他起来?他早上故意在御花园偶遇二公主,期间还相谈甚欢,谁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?」

「三公主,小人真的只是碰巧遇见了,」沈捷说着扑通一声又跪下了,他满脸受伤地看着 我,「小人对您一片真心,您一点儿也不相信小人吗?」 谁说只有女人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?谁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折不弯的?

3.

「快起来吧,」看这大佬在这给我跪着我着实心慌,「我相信你,那会儿有些不开心,现在 已经消气了。」

沈捷闻言立马带上了欣喜,仿佛我的一句相信给了他莫大的鼓励。

这演技我愿意称之为出神入化!

叫了宫人带沈捷去休息,还特意嘱咐春困送些药去,待到把身边的人都支走了我才松了口 气。

现在沈捷应该刚到我身边没多久,看他装柔弱扮可怜的样子,八成是才在想办法取得我的信任。

我要保命,只能顺着沈捷的计划走,不然沈捷可能会觉得我碍事,然后寻找更好的目标实施 自己的夺权计划。

而他名义上是我的人,他有了更好的目标要摆脱我估计就会想办法干掉我。

综上所述,所以我不但不能阻碍沈捷的计划,还要让他对我满意。

我真是太难了!

幸好沈捷只是因为和男女主立场不同定为反派,倒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

顺着他也不是不可以,但是顺着他,他得了落云国的权势之后必然会去和天盛打仗。

一打仗输给男女主,男女主要杀他,我就会挡刀,我还是会死。

所以……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他挡刀呢?

我又不喜欢他!

妙啊,我感觉我悟了。

我现在顺着他点,等他拿到实权了再求求情,说不定他念着我表现好就放我出宫了呢?

书里说了,沈捷之所以那么轻松就能夺权是因为落云皇族内部早就腐朽不堪,他夺权是无法避免的事情,反而他的上位给了落云的百姓新的生活,如果他后来不发动战争的话应该会是一名好皇帝。

我控制不了沈捷后面如何做,只能先尽力保全自己。

「主子,」春困很快就送药回来了,满脸写着不赞同,「您对沈捷也太好了吧?」

「以后本宫会对他更好的。」

春困皱眉,「可是奴婢觉得他心思不纯。」

「你还能看出这?」书里春困的设定不是个憨憨吗?

憨憨春困咧嘴笑了:「奴婢是听秋乏姐姐说的。」

对哦,原主还有个贴身宫女来着,「秋乏呢?」

「秋乏出宫帮您买话本子去了,您忘了?」

额……

你还真别说,那些个穿越的小伙伴都对话本子情有独钟,我早就想看看了。

4.

最近我对话本子有点上瘾,连沈捷都顾不上关心,话说这些古人也太会了吧。

谁说他们迂腐守旧的?这本子里的男女主见第二次面就滚床单了!

我看得津津有味,直到秋乏说沈捷被人打了。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,「谁被打了?」

春困有些幸灾乐祸,「公主,是沈捷被打啦!」

「谁干的?」我已经开始为这位勇士默哀了。

秋乏拉了春困一把,示意她收敛点,「回公主,是二公主的男宠肖洋。」

大家都是男宠,这肖洋咋还有优越感了?竟然动手打人?真是无知者无畏啊!

我恋恋不舍地放下话本子往沈捷房间跑,秋乏在路上给我解释了一下事情始末。

原来这肖洋不知从哪听说了前几天二公主和沈捷在御花园相谈甚欢,以为沈捷要勾引二公主,于是找借口把沈捷打了。

沈捷虽然在我这住着,但我刚带他回来没多久,还没给他名分,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庶人,肖洋打他他也不能还手。

我到的时候沈捷正在抹药,脸上青了一大块,嘴角也破了,头发乱糟糟的,身上还有不少灰 尘和脚印,看起来狼狈不堪。

我莫名想起书里写他少年时候,背若青松,眼神坚毅,即使长着女气的泪痣,眉目清秀得像个小姑娘,却无人觉得他软弱可欺,他站在那就像一把锋芒毕露的宝剑。

如今的沈捷,换上了软弱可欺的伪装,整个人看起来无害又脆弱,看见我来他赶紧给我行礼,眉目间带着恰到好处的委屈和倔强。

我有些说不出的感觉,如果他家没有没落,此时的沈捷应该是意气风发的,而不是这样唯唯诺诺,被一个男宠打还不能还手。

他放下自己的尊严去谋划,忍受着折辱和轻视一步步变强大,只为了给家人讨回公道。

这样看的话沈捷还真是美强惨,就是命不好,拿了个反派剧本。

他脸上带着伤跪在我面前,书里说了沈捷是上过战场的,所以这点伤对他来说自然不在话下。

但是为了让我心疼,他故意皱着眉,一副虚弱不堪却强撑着的样子。

我还是生出了些许的同情,倒不是因为他此时装得有多柔弱,而是感觉他的人生也挺难的。

灭门之仇,全家惨死,凶手是皇族之人,皇家怎么会愿意承认自己有错残害了忠良呢?

所以他要报仇,只能攻打天盛国,攻打他曾经愿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家。

站在沈捷的角度来说他似乎是没错的。

我颇有些感慨,这沈捷的倒霉程度和我简直不相上下,但凡拿个好点的剧本也不至于这么惨啊!

5.

秋乏见我半天没反应,在身后唤了我一声我才回过神,发现沈捷还在我面前跪着。

「快起来,」我把他推到旁边的凳子上坐下,「你没事吧?」

沈捷微微一愣,赶紧站起身来,「三公主,这于礼不和,小人怎能与您平起平坐?」

「哎呀,你就坐着赶紧好好上药吧!」青一块紫一块的,我看着都疼。

沈捷闻言乖乖坐下,一点一点抹药,他本身就白,脸上的伤看着就更严重了。

连看沈捷不顺眼的春困都有些看不下去: 「这个肖洋也太无法无天了,下手这么重!」

「他找什么理由打得你?你就任由他动手?」

「他说小人弄脏了他的衣服,」沈捷摇摇头,「他是二公主的人,小人一介草民,自然不敢同他叫板。」

「你是本公主的人,岂是他能动的,」瞅着沈捷那可怜巴巴的样子,虽然知道他有装的成分,我还是有些生气。

「三公主不要因为小人而生气,不值得,」沈捷低敛着眉眼,神色落寞。

这是咋,后面还有戏?那我得配合啊!「怎么了?他是不是还说你什么了?」

沈捷摇摇头,眼里深情款款,「没什么,只希望三公主能相信,小人对您是真心不二的,沈捷不求荣华富贵和虚名,只是想陪在您身边。」

我懂了! 沈捷在暗示我他还没有名分!

这样说来,前几天在御花园和二姐聊天到今天挨打恐怕都是计划好的吧。

沈湛向来善于布局,看着他满脸的伤和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,我忍不住想再次为他的演技点赞。

我打定主意要配合沈捷的计划,所以很快就给了沈捷身份。

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的男宠了,真好,想想就害怕。

我看着沈捷端上来的汤盆,恐惧地咽了口口水,黑乎乎的,他是不是想毒死我?

「殿下,这是人家为您亲手熬的鸡汤,」沈捷有些害羞,给我盛了一碗,「您尝尝。」

我觉得我此时一定笑得很勉强,因为他那句人家,也因为他那句鸡汤! 「这……这是鸡汤?」怎么看也像毒药多一点吧!

「是的呢,」沈捷把汤碗放到我面前,殷切地看着我,「您尝尝看好喝吗?」

「这鸡汤怎么是黑的?」我颤抖着拿起汤匙,在碗里捞起一块黑乎乎的不明物,「这是什么?」

「乌鸡汤,」沈捷真诚地看着我,指了指我捞起来的那块东西,「乌鸡肉。」

我: ……

春困和秋乏在身后笑出了声。

次日,沈捷端着一盘奇形怪状的东西进来,我嘴上亲热地招呼他快坐,身体却不争气地后退了半步。

「殿下,昨日的鸡汤卖相不好,今天人家为你做了春卷。」

我……「沈捷,咱们先打个商量。」

沈捷一脸乖巧: 「殿下您请说。」

「别再自称人家了,」我想了想,补充道,「奴家也不行。」

沈捷委屈, 「为什么?是沈捷不配吗?」

「太肉麻了!」我拍拍沈捷的肩膀,「就算你长得好看,但是一个大男人一口一个奴家的还是有些瘆人好吗?你和本宫在一起的时候自称我就好了,如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,不用讲究那么多。」

「这于礼不和?」沈捷被我吓了一跳,「沈捷身份低微,怎敢和公主以夫妻相论?」

「本宫说行就行,」我用筷子拨了拨沈捷端来的春卷,「我以后不会再有其他男人,所以你不用想着下功夫讨好本宫,做你自己就好了,我会一直同你站在一处的。」

沈捷神色微变,「公主?」

我不想多说,赶紧出言打断他,「春卷做得还不错,比乌鸡汤好多了。」

7.

自从我给沈捷说不用讨好我以后,他讨好得越发勤快了。

因为我夸他春卷做得不错,于是天天都做,可我说得不错是相对于他做的乌鸡汤来说呀!

这天晚膳后沈捷又来了,我决定和他谈谈,于是我让春困他们都下去,只留下我和沈捷。

「你真的不用每天给本宫做吃的,」你赶紧搞事业吧! 你做的吃的又不好吃。

「殿下是不是嫌弃我?」沈捷忽然可怜兮兮地看着我,眼神带着不安和委屈。

这咋又演上了? 「何出此言?」

沈捷低下头,闷闷道: 「公主当真喜欢我吗?」

「喜欢啊!」以后还要仰仗你,不喜欢我也不敢明说啊!

沈捷闻言有些害羞,「那公主为何从不留我过夜?」

我: ……

你这美男计里包含的业务未免也太广泛了吧!

沈捷含羞带臊地看着我,「公主从来不留我过夜,是怕沈捷做得不好吗?」

这也太露骨了吧! 你们天盛国讲话都这么直接的吗?

「公主我可以做好,」沈捷声音微哑,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,「相信我。」

我被他弄得头皮发麻,有些害怕又有些说不清的害羞,「你好好说话!」

「我在好好说话呀,」沈捷无辜地看着我,眼角的泪痣在烛火下平添了几分妖娆的意味,他 薄唇轻启,带着让人心惊的引诱,「让我成为公主的人吧。」

美男计都到这份上了,难怪书里原主顶不住,这谁顶得住啊?

我端起茶杯灌了一大口,默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。

要知道这男人现在的贴心和亲昵都是装出来的,可千万不能被蛊惑!

8.

最终我还是把沈捷留下了。

我现在得让别人都知道我宠沈捷,这样他才能借助我的身份开始搞事业,他达到目的了,我 也好早点脱离苦海。

于是现在我俩躺在了同一张床上。

为了缓解尴尬,拉进关系,我决定和沈捷聊聊天,「沈捷,你今年多大了?」

「二十二。」

「有什么喜好吗?」

「喜欢三公主。」

「你的梦想是什么?」

沈捷顿了顿,「我想一直陪着三公主。」

明明同床共枕,却没有一句真话,我还不知道你,你就想灭掉天盛皇室,为你家平反呗。

我翻了个身面对着他,「沈捷,你觉得我对你好吗?」

「公主是待沈捷最好的人。」

「我想听真心话。」

「我是孤儿,从小无依无靠乞讨为生,后来被骗,落到了人贩子手里,如果不是公主我还不 知道会被卖到什么地方去,」沈捷感激地看着我,「公主不但救了我,还给我了身份,您就 是沈捷的救世主。」

看着情绪隐藏完美的沈捷,我内心有些感慨。

他的每句话甚至每个表情都是设计过的,带着特定目的和伪装,说着编好的故事,也不知道他自己会不会累。

「我可不是什么救世主,救世主都是要自我牺牲的,我只想好好活着。」

沈捷不知是想起了什么,难得没有接话。

「沈捷,你说我现在练武有没有可能成为高手?」我要是会武功就谁也不怕了。

沈捷闻言轻笑了一声,「公主现在学怕是有些来不及,而且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,哪怕是绝顶高手也有很多解决不了的事。」

也是,沈家还是将门呢,在权势的倾轧下都无力反抗,到时候沈捷掌控了落云,我功夫再高他对付我还是易如反掌。

「公主为何叹气?」

「生活不易啊。」

「公主生在皇家,已经过得比大多数人自在了。」

「皇家也有皇家的苦,你看啊,姐妹不亲,母女互防,我的父亲早早地就死在了后宫的斗争中,我看起来过得舒坦,但指不定明天就被其他人陷害,死翘翘啦,」原著里落云国可不太平,沈捷正是利用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一步步把甄静姝送上王位的。

「公主小心祸从口出。」

「你就是过得太小心了,这块就我们两个人,难不成你还会出卖我?」

「我自然是站在三公主这边的。」

「那不得了?」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,「你的伤好得也差不多了,明天带你去干件大事!」

「什么大事?」

「明天你就知道了,快睡吧。」

「好!」过了一会儿沈捷忽然拉住我的手,「三公主,您真的不需要……」

我拍开他的爪子,「什么也不需要,闭嘴!睡觉!」

「哦~」

9.

一夜相安无事,第二天下了早朝,我就带着沈捷去办大事了!

「三妹,你这是什么意思?」我的二姐甄静怡蹙着眉头,看着来势汹汹的我。

「我来找肖洋,他把沈捷打了。」

二姐眉毛皱得更厉害了,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,打了就打了呗,不过是个男宠,」说着她让宫女去叫肖洋过来,「让肖洋给他道个歉就行了。」

「那可不行,」我顺势挽上沈捷的手臂: 「我的小宝贝我都不舍得动一根头发,谁给他肖洋的胆子?」

听完这话,我的小宝贝沈捷身子有些僵硬,我当然不会承认是被我恶心到了!

「静姝真是长大了,都知道心疼人了,」甄静怡笑得有些猥琐,「看来这经了人事就是不一 样。」

我假装没听懂,往沈捷身上一靠:「自己的人当然要心疼,」然后转头看沈捷,「你说是不是 这个理?宝贝儿~」

「三公主说得对,」沈捷忽然伸手揽住我的腰,低头缓缓靠近我,「您说什么都对!」

我让你配合我,没让你勾引我!

说话的功夫肖洋已经来了,他一来,我还没说什么就先自个儿哭上了,「二殿下,奴家真的 没有打人啊,您一定要相信奴家!」

堂堂七尺男儿,一口一个奴家,属实令人汗颜。

但是我二姐好像很吃这一套,「本宫自然相信你,」她伸手拉住肖洋的手,「你说说看那天是怎么回事?」

「那天我在园中恰好遇到了沈捷,他上来就冲我炫耀二公主之前与她在御花园相谈甚欢,他容貌不凡,我想二公主欣赏他也是应该,于是就顺着他的话夸了他两句,」肖洋说着不知从哪拿出条帕子擦了擦眼泪,「不曾想,他竟然出言不逊,说就算二公主倾慕他又怎样?他是看不上二公主的,还说他只同王女成婚,二公主还没这个资格。」

「大胆!」甄静怡闻言柳眉倒竖,凶巴巴地瞪着沈捷,「我皇家之事岂是他可以妄论的?」

沈捷瞅了我一眼,不紧不慢地跪下,「小人没有。」

「难不成奴家还会冤枉他吗?」肖洋泪眼婆娑地跪在甄静怡面前,「奴家和他无冤无仇,犯得着害他吗?」

我被肖洋嘤嘤嘤地心烦,「你不就是怕二姐收了他自己失宠吗?」

「天地良心啊,二公主收了谁也不是奴家能控制的,奴家就算打了他也没用啊,而且奴家哪 有这个胆子说这些瞎话。」

肖洋含着一泡泪可怜兮兮地看着我,沈捷平日也爱做这个表情,我也没什么有特别的感觉, 可肖洋这样我看了只想一拳锤爆他的狗头。

想象一下一个一米八的大汉,差不多有我两个壮,一口一个奴家,开口就是嘤嘤嘤,你受得了?

「你打他是不能改变什么,可你这不是诬陷他了吗?」

「奴家冤枉啊,奴家……」

我忍无可忍,「闭嘴,再嘤嘤嘤信不信本宫叫人打你!」

10.

我的恐吓起了作用,肖洋跪在一边委委屈屈地抹眼泪,倒是不嚎了。

耳朵清静了,我转眼看见沈捷还跪着,「你先起来,给二姐说说那天怎么回事。」

沈捷愣了一下,乖乖从地上起来,「他说小人一介庶人没资格在皇宫走动,然后说小人弄脏了他的衣服,然后就动了手。」

「你骗人!」肖洋闻言气得跳脚,「你明明说二公主看中你了。」

沈捷皱着眉头问肖洋,「你我无冤无仇,为何非要造谣害我。」

「你放屁,谁造你谣啊,你明明就说了二公主对你有意,」肖洋哭兮兮地看着甄静怡,「而且他真的说他看不上您,奴家气不过才动手的。」

「有完没完?菜市场吗?」甄静怡被肖洋吵得心烦,黑着脸呵斥了一通才回过头来问我, 「他们各执一词,三妹你怎么看?」

「沈捷不是那种人,」沈捷是想要权利没错,但那么谨慎的一个人,就算要故意引导肖洋打 他,也没傻到光天化日说出要和王女成婚那种话。

「那你是觉得我的人有问题?」甄静怡面色有些不善,「那我实话告诉你吧,之前我和他在御花园见过,他当时对我可是热情得很呢。」

沈捷闻言面色一变,满脸紧张地看向我。

「哦,沈捷他没什么特点,就是对人热情,」我拍拍甄静怡的手,「相处多了你就习惯 了。」

甄静怡甩开我的手,「你是不是傻?我的意思是,他之前在御花园勾引我!」

「那成功了吗?」

「当然没有,」甄静怡翻了个白眼,「听说他是个孤儿,本宫身边可不要这种不祥之人。」

「那不得了,」我握住沈捷的手,「二姐你不喜欢,但我喜欢啊,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, 也就不用去翻那些旧账了。」

11.

「既然不翻旧账那就算了,你走吧。」

我摇摇头,「一码归一码,沈捷和你的事不谈,但是肖洋打了沈捷的事可还没完呢,」我今 天就是专门帮沈捷讨公道的,怎么能说走就走。 甄静怡不爽了,「合着来回都是你说了算?哪有这个道理?」

「我又不是来找你讲道理的。」

「甄静姝,你这是要为了男人和本宫撕破脸吗?」

我耸耸肩,「这话也送给二姐。」

回去的路上我还是感觉有些好笑。

甄静怡被我给气坏了,我打肖洋她觉得没面子,但我态度坚决,她是姐姐,总不能真的为了 包庇男宠和我翻脸,于是自己叫人把肖洋拖下去打了一顿。

「公主,」沈捷忽然叫住我,「公主就不介意二公主说的吗?」

「你不是说你们没什么,之前只是碰巧在御花园遇见吗?」

「公主真的相信我吗?」

「你是我的人我当然相信你了,」无论沈捷的话是真是假,他现在名义上已经是我的男宠 了,我俩在一条船上,就算沈捷是骗我我也要信他。

沈捷要借着我往上走,总归不会害我,那他说的是真又有什么关系?

沈捷一脸感动,「多谢公主信任。」

我笑着点点头,不用谢我,希望以后我求你办事的时候希望你能念着点我的好就行,那也算 我今天没白为你出头。

沈捷又道:「今天见了肖洋,我终于知道您为什么不让我把人家挂在嘴边了。」

「这种嘤嘤怪,本宫一拳能打十个!」

沈捷笑着摇摇头,「其实他作为二公主的人,对二公主撒个娇什么的也正常。」

「我是感觉男子应该有自己的风骨,整天搞这些阴私算计算什么?」说完我就感觉沈捷表情 一滞,我给忘了,沈捷才是算计人的好手。

于是我赶紧补救,「他和你无冤无仇,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算计你,也不管这样做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,这算什么男人?」

沈捷看着我笑得更勉强了。

他和我也无冤无仇,但是为了得到权势所以利用我来着……

12.

自从我打了肖洋,甄静怡就开始处处针对我,政务上无论我什么看法她都和我作对,本来我 就不擅长处理政务,这下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。

偶尔我遇到实在处理不了的事情就把沈捷抓来想办法,刚开始他还比较避嫌,说自己不适合 参与政事,后来参与得多了也就习惯了。

甄静怡处处使绊子,搞得我应接不暇,以至于连沈捷都没空关注。

本来我以为她只是因为我不给她面子心里有气,闹够了就好了,但我没想到她会大胆到给我下毒。

当时我的筷子离那盘菜只有几公分,沈捷忽然拉住我的手,他说: 「公主,菜有问题,」

我筷子都吓掉了,「我都吃好几口了。」

「就那一盘有问题,」沈捷拉住我的手紧了紧,「公主是否相信我?」

我点头,信啊,你没看我都吓得发抖了?

「那您吃一口。」

• • • • •

「你是不是想本宫死?」

「开个玩笑而已,」沈捷笑着把我往他怀里一拉,「公主睡一觉,醒了给你个惊喜,」然后 我就晕过去了。

再醒来时已经傍晚,秋乏说甄静怡被关起来了,沈捷正好打外面进来,于是我让沈捷留下, 其他人都退了出去。

「公主睡得可好?」

## 「我为什么会晕?」

「其他菜里有蒙汗药,」沈捷坐在床边摸了摸我的脑袋,「二公主买通了你宫中的厨娘给你下药,被发现后厨娘供认不讳,不但从厨娘那里发现了二公主给的珠宝,还从二公主那里发现了剩余的药。」

「甄静怡这么笨?」好歹是宫中长大的,不至于下个毒留下这么多把柄吧。

「她是让厨娘给你下毒没错,不过珠宝不是她给的,她那里也不可能留着剩余的毒药。」

「她宫里有你的人?」我明明是吃蒙汗药晕了为什么甄静怡被认定下毒,我有些骇然,「太 医院也有你的人?」

沈捷没有否认,「三公主袒护我这么久,这就当是我给三公主的回礼。」

他才进宫没几个月,已经在甄静怡宫中布下了人,而我宫中厨娘被收买,我的人都没有发现,沈捷却一清二楚,看来他在暗处已经做了许多事。

从之前我帮他出头打了肖洋,沈捷好像就不太一样了,对于政务应接不暇,以至于我都忽略了,沈捷好像好久没有唯唯诺诺地装可怜了。

「三公主没什么想问我的?」烛火下他还是顶着一张无害的脸,精致的眉眼还像初见一般, 但神态却是不一样了。

就像换了个灵魂一样,我感觉有些陌生,「沈捷,你会害我吗?」

沈捷摇摇头。

「那我就不问,」迎着沈捷的目光,「我知道你想做什么,沈捷。」

沈捷忽然笑了,「我不明白公主的意思。」

「我的命现在就在你的手上,今天你不阻止我我就把那盘菜吃下去了,」说不后怕那是假的,我在法治社会生活了那么多年,从来没想过吃个饭都可能丧命。

而且当时我不知不觉已经吃下了带有蒙汗药的菜,这一切都在沈捷的掌握之中,我的性命就 在他一念之间而已,「沈捷,我说过只想好好活着。」

「公主有没有后悔当初救下我?」

「我就算不从人贩子手上救你,你也会有别的途径出现在我身边,或者你选中了别人,那甄 静怡的下场就会是我的下场,有的东西是逃不掉的,」从我成为甄静姝以后,注定逃不开沈 捷。

「公主似乎知道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多,」沈捷凑近我,「看来我有些低估你了。」

「这都不重要,落云皇室本就是一盘散沙,百姓生活苦不堪言,你如果能给他们新的生活也 是好事,」书里沈捷用了几年时间将落云治理得紧紧有条,因此他发动战争才会有人支持。

沈捷摇摇头,「我可没那么伟大。」

「不能总想着鱼死网破,」我意有所指地看中沈捷,「事情总归不会只有一种解决方法。」

13.

自从我和沈捷摊牌以后他更加雷厉风行,短短一年多,我成了王女,这落云皇室真的一个能 打的都没有。

外界都觉得我手段高明,用了不到两年就异军突起,他们都不知道我只是表面威风。

「沈捷,今天除夕诶,你有什么想吃的吗?」

沈捷埋头在一堆奏折里,「你快点过来帮我看,这么多我处理不过来。」

看到没有, 态度都变了, 以前张口闭口公主殿下, 您怎么怎么, 现在跟使唤丫鬟一样。

我不想帮忙,和春困秋乏在旁边选菜,「这才哪到哪?你这样以后怎么办?」

「三!」

「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帮忙的。」

 $\Gamma = ! I$ 

「你威胁我也没用!」

「一! 你再不过来就过不了年了。」

我: ……「好嘞。」

春困秋乏见怪不怪,拿着菜单走了,偌大的皇宫,竟然没有一个敢帮我反抗沈捷的人,嘤嘤 嘤~

和沈捷也相处一年多了,我没少见识了他的手段和能力,无论是面对别人攻击时的临危不乱还是给别人设套时的阴险狡诈,都让我心生佩服。

有时候想着他在背后筹谋着一切,我甚至有种莫名的安全感,好像心里已经把他当成了并肩作战的伙伴。

大概人天生会对强者产生敬畏,我对沈捷从最开始的提防和害怕竟然慢慢变成了佩服与理解,说起来也挺奇怪的。

沈捷没什么坏脾气,但他似乎发现了我对他的顺从,经常找借口威胁我,比如现在,我被他抓着打白工,年夜饭端上来的时候才得以解脱。

「这都是你让人准备的?」沈捷看着桌上的菜神色有些复杂。

「过年嘛,弄两个天盛的菜尝尝鲜,」好歹是过年,沈捷多半也会想家,所以我嘱咐春困他 们准备了几个天盛的菜。

「你……」

我怕他问我是不是知道他的身份,所以赶紧打断他的话,「快吃快吃,吃完看烟花。」

五颜六色的烟火在天空上炸开,迸溅出四射的光芒,转眼归为沉寂后很快又有新的烟花被引燃,一切都是那么鲜活又真实。

这是我来这里的第二个新年,时间真快,都过来快两年了。

去年除夕刚和沈捷摊牌,加上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归属感,其实过得挺平淡的。

如今又过了一年,与沈捷越发地熟悉了,对这个世界也熟悉了,才终于有了些过年的欢喜。

「你在想什么?」沈捷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在了我旁边。

「我在想,明年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在宫外过年了。」

「你想走?」

「嗯,等一切尘埃落定后我想离开,」我拍拍沈捷的肩膀,「我们好歹也算朋友了,这点事你总可以答应的吧。」

沈捷没有说话。

「你该不会舍不得我吧?放心,我会回来看你……」

「是,」沈捷忽然抓住我的手,「我舍不得你走。」

! 这是什么路数?

沈捷笑着放开我,「吓到了?」

我的心怦怦直跳,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「逗你的,」沈捷笑得张扬,远处的烟火升起炸开,我感觉我的脑海里好像也有一片烟火被引燃,炸出一片光怪陆离的遐想。

我掐了掐手心,轻微的刺痛让我回神,甄静姝你真棒啊,真是啥都敢想!

14.

次年,母皇病逝,我登上了皇位,封沈捷为王夫,局势渐渐稳定后我开始抽身朝政。

沈捷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,整个落云虽然混乱,却像是在剔除顽疾,隐隐焕发新生。

沈捷越发地忙了,我已经开始浏览地理志,规划出宫以后要去哪。

这两年的相处还算融洽,以我对沈捷也算有些了解,去求他的话他多半会答应放我出宫。

不知不觉又是一年除夕,我看着漫天的烟火,有些想念去年在旁边陪着我的沈捷,我带了饭菜去政务殿。

沈捷从一堆奏折里抬头,眼里的笑意比外面的烟花还灿烂,我想我必须得走了。

沈捷捏着筷子的手微顿,「你想去哪?」

「我也不知道,不过我得走了,你看外面的烟花,说不定我未来夫君正拉着别的女孩的手说 以后要一直在一起,」我不敢看沈捷,只好盯着他眼角的泪痣,「我要去找他了。」 沈捷没有说话,我心里空落落的,于是给他盛了一碗汤,「哝,喝点汤,处理政务也要注意身体,别总是不吃饭。」

沈捷拿起汤匙在碗里搅动了两下,「呵,你看巧不巧,还是乌鸡汤呢。」

我心里一滞,嘴上却不忘调侃沈捷,「这才是乌鸡汤,你想想你之前熬得什么玩意。」

沈捷低头喝汤没有说话,精致的华服衬得他气宇不凡,再也不用唯唯诺诺委曲求全了,真正 的沈捷回来了,但是我该走了。

他眼角的泪痣有些发红,或者是他的眼角有些发红,我也不知道,只感觉那红色仿佛带着炙热的温度,把我的眼睛灼烧得发酸。

我赶忙站起来,丢下一句你慢慢吃就跑了。

外面的烟火还没停,大家都在祈祷来年平安顺遂,我也不例外。

愿他一生平安,愿他事事顺遂。

15.

我离开皇宫快两年了,这两年我去了很多地方,连天盛都去了一趟。

最近天盛新帝登基,到处都是关于这位年轻帝王的消息,听闻他假装痴傻才在母族倾倒后活了下来。

精心筹谋多年,一直在暗处蛰伏,时机成熟后才逐渐崭露锋芒,如今登基后下令废除后宫, 独宠皇后慕容玥一人。

皇后慕容玥也是一名奇女子,本来是相府谁都看不起的庶女,嫁给了当初还是傻子的皇帝,却忽然有了一手举世无双的医术,在天盛瘟疫横行时力挽狂澜。

两人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极受天盛人民爱戴。

听到这些我不由有些感慨,多么玛丽苏的剧情,不愧是男女主!

不过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,是新帝为沈家平反的事。

沈家世代忠烈,为天盛立下汗马功劳,朝中党羽纷争,先帝听信谗言认为沈家意图谋反,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他人的隐私算计里,着实令人悲叹。

新帝公开先帝罪己诏,为沈家平反,封故去的沈将军为忠毅侯,修祠堂安置沈家英烈牌位供后世祭拜,各地百姓也纷纷筹款为沈将军塑立雕像。

「主子,他们兑现承诺了,」秋乏边给我上妆,边和我说天盛那边的情况,「听说每日去祭 拜的百姓特别多。」

「嗯,挺好的,」希望沈捷知道这消息后能感觉到些许的欣慰。

要是他能释怀不和天盛国打仗就更好了,不然我辛辛苦苦跑到天盛去费半天劲等于白干。

话说当初沈捷放我离开皇宫,毕竟也和他并肩奋斗两年多了,我实在不忍心他走书里的老路,所以就去了天盛。

我知晓小说的情节,男主故意装痴傻不仅仅是为了韬光养晦,还因为男主身中奇毒,女主虽 然一身医术,但因为缺少一味药,所以一直没有解毒成功。

那一味药我落云宫中恰好有。

小说中沈捷带着落云和天盛打仗,落云战败,沈捷和我都死了,天盛一举吞并了落云,那时 男主已经是强弩末弓,大家都以为男主的毒解不了了。

但是男主怎么能死呢?他们在落云皇宫中找到了那味药,男主得救,和女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开创盛世。

我准备利用这一点,提前把药送到男女主的手上,以此换取男主登基后为沈家的平反。

男主中毒除了男女主和心腹无人知晓,我以一个普通商人的身份带着这味药出现在天盛,并没有引起怀疑。

他们来买药,我成功和女主搭上线,编造了一个沈家对我有恩的说辞,让他们保证以后为沈家平反,为了防止他们反悔我还让男主手写了承诺书。

其实也是知道男女主不是坏人,不然我还真不太敢直接去和他们做交易,毕竟我身边就带着春困和秋乏俩人。

如今他们实现了承诺,我总算是没白费功夫。

我犹豫着要不要给沈捷写封信探探口风,虽然男女主为沈家平反了,可沈家的人都死了啊,这不是轻飘飘几句话就可以抚平的。

这两年沈捷把落云国治理得紧紧有条,上上下下谁不佩服他?他要是还不能释怀,想发动战争,我估计也没人会反对。

16.

「主子,吃饭了,」春困端着饭菜走进来,打断了我的思路。

我回过神,发现这丫头正站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
「你笑这么贼干什么?」

春困上前来把汤盆上的盖子掀开。

然后我看见了一盆黑乎乎的汤……

「不好意思,练了两年还是没学会,」沈捷从门外大摇大摆地走进来,「不知女皇游山玩水 两年尽兴了没有。」

我吓了一跳, 「你怎么来了?」

「来接你回宫啊,」沈捷在我旁边坐下,懒洋洋地撑着脑袋,「奏折太多我处理不过来,需要你帮忙。」

「你这两年都过来了,现在忽然忙不过来了?」

沈捷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,「你走得时间太长,我每天想你的时间越来越多,处理政务越来越力不从心了。」

两年不见,他更有气势了,虽然还是那副长相,像初见时一样皱着一张脸装可怜,却和最初的那个沈捷联系不起来了。

听着他大胆的话,我有些脸红,「你在这胡言乱语什么?」

「没有胡言乱语,」沈捷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,「静姝乖,咱们回家吧。」

「你……」

沈捷打断我的话,「我的事情你已经帮我解决了,和以前一样,该我给你个回礼了。」

解决了?我有些不确定,「你的意思是你放下了?」

沈捷点点头,语气沉重,「我不能辜负你的一番苦心,也不忍心去破坏先辈们用生命守卫的江山,更不能让百姓为我的仇恨陷入战争。」

我心中酸楚,覆灭和平反就是皇家的一句话而已,却要一个家族用举族的生命去诠释,要沈捷用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几年的屈辱与蛰伏去买单,未免太不公平。

大概是看出了我的难受,沈捷反而安慰我,「沈家先烈会支持我的选择的,而且以后有你陪 着我,我不孤单。」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,心中对于沈捷的好感在宫中就已经有了端倪,我十分慌乱,所以才请求离宫,因为我知道,再不走一定会和书中一个下场。

我以为离开皇宫会慢慢忘了沈捷,可是没有,我总会想着他这时候是在批改奏折还是在面见 大臣,我生怕听见消息说他要派兵攻打天盛。

当我有一天打开包袱看见最下面放着的那个木盒时我才明白,从我拿着这个药离开皇宫时就已经输给沈捷了。

我放不下他,我离开皇宫却带了这个药,我早就准备好了为他去冒险。

身为落云的女皇却出现在天盛国,哪怕我没有图谋,被发现身份的话也难免九死一生,可我还是去了。

哪怕我失败了,不过是个死,大不了应了书里的结局,但是我如果能成功,说不定可以改变 他的命运。

现在看来,我似乎赌对了。

我看见了沈捷眸子里的自己,我看见我点了点头。

我的男宠是随时可以干掉我的大佬,但他没有干掉我,反而被我迷得七荤八素。

真好,往后余生他只能任我差遣啦!

回宫的路上我问沈捷,「以后咱俩谁说了算?」

沈捷想都没想,「自然是你说了算。」

我眼前一亮, 「所以我可以扩充后宫吗?」

「当然,」沈捷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脑瓜,幽幽地补了一句,「只要你抗揍。」

. . . . . .

说好的都听我的呢?

「骗子!」

「我只骗你。」

「我都不骗你!」

沈捷挑眉,「那你说说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?又是怎么和人家做交易的?」

额……

「这个问题说来话长,一时间说不清楚。」

「没关系,咱们有的是时间。」

所以穿书该和男朋友坦白吗? 在线等, 挺急的!

## 番外 · 沈捷

我叫沈捷,我爹是天盛国的大将军,我沈家世代忠烈,守护天盛的国土已久。

祖父曾经写过一副字,「壮心未与年俱老,死去犹能做鬼雄」,我六岁那年他死在了战场上,后来那副字一直挂在父亲的书房里。

祖父牺牲时我还太小,不太懂什么叫作死亡。

我那时的烦恼是别人总说我长得像女孩,还有就是一年到头见不到父亲。

不过我从来不哭,父亲说过,男儿流血不流泪,示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

于是我苦练武功,在练武场把族学中的哥哥们打得痛哭流涕,如此一来他们便不敢说我像女孩儿了,我觉得父亲说得很对!

父亲总是不在家,但他会经常给我写信,信中有金戈铁马,还有大漠风光,他写得太生动了,让我心生向往。

我渐渐长大,朝中几股力量博弈,带着不同目的的命令一条条传到边疆,天盛和周边国家开始摩擦不断。

父亲的信渐渐少了,每年沈家都会等来一两位叔叔伯伯的灵柩,祠堂的排位越来越多,每每祭拜的时候都让我心中沉痛。

族学中的哥哥们都陆续离开家去了军中,每次送他们离开时我都担忧不已,他们连我都打不 过,如何上阵杀敌?

娘说沈家的男儿有着天生的使命,他们要保护天盛,保护百姓,我以后也一样,所以我虽然担心他们,但是从来不阻止,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去找他们。

十七岁那年我准备去军中了,母亲哭肿了眼睛,第二日却强撑着笑意送我离开,她给我求了平安符,让我贴身带着。

我到了前线和父兄团聚,很快就上了战场。

父亲信中从没写过的残忍与危险向我扑来,明明都是人,却因为不同的立场而像动物一样互相残杀,战争之后的尸横遍野,昨日还有说有笑的伙伴今天就倒在了地上血肉模糊,我仿佛身在地狱。

父亲他们说这一切是为了忠君报国、保护百姓,百姓信任我们,皇上任用我们,我们就要不让他们失望,为他们守住这万里河山。

沈家世代就在做着这样的事,我身为沈家人,自然不负使命。

后来战争越来越多,牺牲了很多的人,有时候我开始怀疑我们做的究竟对不对,牺牲的将士也是性命啊。

我问父亲,皇帝真的知道哪场仗能打哪场仗不能打吗?有的时候我们明知这场仗是输为什么还要出兵?

父亲说陛下自有考量,我们只需要做一把剑,按照陛下的命令行事就好。

我心中有些异议,但没有说出口,我知道父亲听不进去的,为了天盛,为了忠义,他早就把 生死置之度外了。

我跟着父亲在军中待了三年,好多次都是九死一生,我的兄长又牺牲了几个,他们明明都还 那样年轻。

有好多场仗我都觉得不该贸然出兵,可是圣旨传来,我们也只能硬上,我愿意为国效力,但这不妨碍我觉得这皇帝是个蠢货。

刚愎自用,无视将士生死,实在让我难以让我心生顺从,但这话我是从来不敢和父亲说的。

他年龄越来越大,好几次都是死里逃生,身上的伤大大小小数不胜数,我又心疼又敬畏,他 倒是浑不在意,把这些伤痕都当作自己的功勋。

朝中纷乱,听说几位皇子为了储君之位斗得你死我活,皇帝越年老越多疑,害了不少忠良含恨而终。

我问父亲沈家当如何做,父亲说沈家世代不参与站队,皇上圣明,我们只管打仗。

我心中不安,如今的皇帝和以前的历任帝王可不一样,我感觉他不是个明君。

现实印证了我的猜测,沈家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,老老少少悉数被削去官职,扣押入京等待审核。

直到满门抄斩的圣旨下来,父亲都还不愿相信,在战场重伤,性命危在旦夕都没有哭过的人,垂首坐在地上泣不成声。

那个场面太过沉痛,以至于我后来数年每每想起都想落泪。

要行刑那天有人来劫法场,他们有的是父亲以前的部下,有的是受过沈家接济的江湖中人,朝廷早有准备,又是一番苦战。

我眼见着我的父亲不忍杀害官兵而被官兵一刀刺中心脏,我看着沈家的女眷倒在血泊中抽搐,我娘死前狠狠把我推出重围,无声地哭喊着让我走。

眼见亲人全都倒地只剩下我,劫法场的人赶紧过来护在我身边,强行带我冲进了百姓中。

让我动容的是,百姓这时候纷纷叫喊着「沈家冤枉」,然后上前挡住了追来的官兵,我得以逃出生天,在城门还没封锁前逃出了都城。

此后我们一路东躲西藏,他们准备带我去南方一个小镇落脚,我思前想后,还是决定留下一封书信独自离开。

我不能再同他们一起,否则一旦被发现他们必然难逃一死。

我辗转到了落云境内,因为没有身份,所以只能做乞丐打扮,无数个夜晚我都在想,我一定要报仇。

皇帝昏庸,皇子相争,我沈家世代忠孝却落得如此下场,老天既然让我活下来我必然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

我觉得幸好是我活下来,否则父亲或者他们绝对不忍心去做伤害天盛的事。

我开始筹谋,别小瞧乞丐,他们恰恰是了解消息最五花八门的。

我从大家嘴里第一次听到了她的名字,甄静姝,落云三公主,十七岁,几位公主中相对弱势的一位,父亲死得早,缺乏关爱,没什么助力,但好把控。

别的公主多少都有了男宠,她宫中至今还未收的有人,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点,我选定了她。

更巧的是,她每个月都会出宫去西街施粥,风雨无阳。

确定了她的习惯之后我洗净了脸,在人贩子最爱活动的几个路口晃悠。

很快就有人上钩了,我假装被他骗,然后被控制,在他的威逼利诱下,我假装反抗,挨了两次打,然后装老实。

人贩子把我留在手里,想要卖个好价钱,所以给我找来了干净衣裳,还教我一些乱七八糟的 东西。

包括简单的识字写字和品茶,当然最多的还是如何取悦女人,我不厌其烦,但是也只能耐着性子忍下来,要去公主身边可不能是个凭空出现的人。

我在人贩子手上待了快十个月,中间偶尔反抗挨点打,积累一些伤痕,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。

第二天是她要出宫的日子,我故意在前一晚假装逃走,被打得伤痕累累。

人贩子这点伎俩根本困不住我,我第二天直接逃走,临走时还假装露出马脚让他们发现,然 后他们一路追着我,我引着他们往西街跑。 跑到快要施粥的地方,我假装绊倒在地,任由人贩子追上来抓我,我使劲大喊,果然惊动了她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她,她皱着眉询问情况,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,我知道我多半要成功了。

甄静姝把我带回了宫,找人给我看伤,还安排了住处,一切都在按我计划的走,但或许对我 还有疑虑,她一直不曾确定我的身份。

听闻二公主有一男宠,十分散妒,我心中有了计较,专门挑了一个早晨和二公主在御花园相 遇。

我知晓自己的容貌有怎样的吸引,果然二公主提出要向三公主讨要我,我没有明确拒绝,但是也没有接受,故意暧昧。

二公主离开后我回到三公主宫中她就发了脾气,让我去院中罚跪,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,不给她点刺激她是不会给我身份的。

我跪在院中,日头毒辣,但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,毕竟军中的训练更为辛苦我都挺得下来。

零零碎碎想起军中的日子,想起父亲常说的男子汉光明磊落,男儿膝下有黄金,男儿有泪不轻弹。

我如今是一样都没做到,事事都在筹谋权利不说,为了装得谨小慎微总是下跪扮可怜,晚上 噩梦连连醒来总会忍不住流眼泪,唉,他要是活着估计得气得打我。

不等我多想,甄静姝便匆匆忙忙来了。

她看着我,带着初见时的打量与惊艳,我没太懂她什么意思,她一个劲地让我起来,不知为何我总感觉她的语气有些小心翼翼的感觉。

她是公主,不可能会怕我,我估计是想多了。

甄静姝说她相信我,然后没再问那天遇见二公主的事,还让我赶紧去休息,我有些莫名其妙,她这么容易就消气了?

她还是防备我,我都投怀送抱了他还不准备给我身份,看来得再加把火才行。

好在她看起来还算在意我。

接下来几天甄静姝都不见动静,我感觉不能再等了,然后故意去和肖洋巧遇。

他果然善妒,我不过说了二公主同我相谈甚欢就憋不住火了,编了个弄脏衣服的理由就叫宫 人一起打我。

我挨了打,甄静姝立马跑来找我,挨打的时候我故意没有护脸,让她看着冲击性更强一些, 她果然大怒。

我暗示了两句肖洋欺负我没有身份,没敢说得太明显。

她大概真的心疼我,转眼就给了身份,虽然只是个男宠,但好歹名正言顺了,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

那个人贩子教了我怎么讨好女人,里面有一招就是做饭,于是我特意炖了乌鸡汤给她送去,但是她好像嫌弃我做得不好。

第二日我改做春卷,这次她倒是夸我了,还让我以我相称,说什么以后也不会有其他男人, 我和她是夫妻?

不会吧,她这是被我迷得神魂颠倒了?那她为什么从不留我过夜呢?

我搞不明白,从小到大也没人教过我这些,当初在那个人贩子那里学过,女人爱听好听的, 爱你捧着她,所以不管甄静姝在想什么,主动讨好她总没错。

于是我每天都给她做春卷,空闲的时候利用身份,帮一些宫人的忙,逐步开始收买人心。

过了差不多大半个月,我按照习惯送春卷时她留下我谈话,说我不用如此讨好她。

我问她是否喜欢我,为何不留我过夜,她半天没说话,我毕竟是第一次勾引人,心中有些忐忑,于是问她是不是怕我做得不好。

她好像有些害羞,我琢磨着一不做二不休,我一个大男人可不能怂,于是厚着脸说想做她的 人。

甄静姝红着脸喝了一大杯茶,然后答应让我以后都在她房中过夜,我一时不知该喜还是该 忧。

好不容易要圆房了,可是我不太会啊,之前人贩子教了,但我感觉太羞耻了,都没怎么好好 听,刚刚和她保证也是打肿脸充胖子,这可怎么办? 我心中忐忑,甄静姝又说只是简单过夜,什么都不发生,然后我俩躺在了一张床上,开始聊 天。

她似乎在故意找话题缓解尴尬,我也就顺着她的话说,夸她是我的救世主,然后表达了一番爱意。

这些话,刚开始说还有些不好意思,如今说得多了我竟然能张口就来,习惯真可怕。

甄静姝听了我的甜言蜜语似乎没多开心,还说救世主一般都是要做出牺牲的。

我打算利用她,推她上位,那么她必然会置身于危险的漩涡中,倒真是应了她那句话,我心中有些许内疚。

甄静姝什么乱七八糟都和我说,连姐妹不亲、母女互防这种事都说了出来,不知该说她没有防备心,还是还高兴她对我的信任。

我怎么也没想到她会为了给我出气直接和二公主撕破了脸,肖洋恶意中伤,二公主真假参半地离间,我心中惶惶,生怕她心中有了隔阂。

可她就是无条件信任我,看着她笑容满面地抱怨肖洋娘娘腔,我感觉有些好笑。

她这么容易相信人,也不知道是怎么平安在宫中长了这么大的。

她说男人不能整日里搞这些算计,应当有自己的风骨,我想想自己,其实和肖洋没什么两样。

她又说,肖洋同我无冤无仇还算计我的行为不男人,我想了想我和她也无冤无仇,可我不是 在利用她吗?

如果不是她不知道真相,我都要以为她在针对我的身份和目的故意含沙射影了。

甄静姝待我是真的好,不仅给我了充足的银子,还给了我很大的自由,得益于此,我很快收买了不少人。

这落云皇宫属实腐朽,事情进展顺利到让我有些不敢相信。

因为我的关系,甄静姝和二公主闹翻了,听她说二公主总是在朝堂上找她麻烦,朝中很多事情她不知道如何解决,硬要拉着我一起商量。

我为了避嫌刚开始一直藏拙,但是看她抓耳挠腮应接不暇的样子又有些心软,慢慢提点她。

一来二去,参与得多了也便习惯了。

转眼就是大半年,二公主沉不住气想动手了,厨娘是我的人,太医院也有我的人,我让人唆 使了二公主身边的人偷了首饰。

时机到了,在我的安排下二公主被关了起来,毒杀手足未遂,虽然罪不至死但是她已经失去了成为王女的资格。

我做好了被甄静姝质问的准备,可她醒来以后出乎意料的平静,还直言知道我要做什么。

我看着她平静的眸子,甚至感觉她连我的真实身份都知道。

「不能总想着鱼死网破,事情总会不会只有一种解决方法,」她如是说,我分不清她是在说自己还是在说我。

不过都没有关系,我和她在莫种程度上默契地达成了一致。

她十分信任我,我说什么她都做,包括只身犯险引诱对方来杀她,包括按我说的布局自己身陷囹圄,我自问如果我是她,是做不到如此无条件的信任的。

真奇怪,我甚至一度怀疑她爱上了我。

随着几项举措的生效,她在朝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对外她从不掩饰对我的信任,以至于大公主拿我干涉朝政为由让女皇心生芥蒂。

但她从来不慌,还说我是什么天选之子,必然不会有意外的,真不知道她哪来的自信。

不过这种被人无条件信任的感觉真好,让我想起了在战场上和兄弟们并肩作战的日子。

随着大公主因为磨镜之癖的倒台,甄静姝被立为王女,女皇有意为她指婚世家公子,被她几番推脱。

一想到会有别的男子成为她的夫君,我心中莫名有些不快,幸好她都推辞了。

我和她关系越来越好,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,和她就这样生活下去挺好的,但偶尔午夜梦回,我还是放不下血海深仇。

除夕,她竟然准备了天盛的菜肴,虽然她说是没吃过想解解馋,可我还是觉得她知道了我的身份,她应当是怕我过节想起亲人。

这听起来不可思议,她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呢?怎么想也不应该,可我还是觉得她知道了。

漫天烟火将她的脸照得明艳动人,我感觉心里有一块陷了下去,一发不可收拾,不等我仔细想明白,她却忽然说她等一切尘埃后想出宫。

所以她为我做这么多只是为了让我放她离开吗?我鬼事神差地握住她的手,顺着她的玩笑话说舍不得她走。

看着她眼里的震惊和无措,我笑着说是玩笑,仔细想想是该放她走,如果以后出兵攻打天 盛,那必定胜负难料,她留在宫中怕是会有危险。

次年女皇病逝,甄静姝成了新的女皇,封我为王夫,她直接当起了甩手掌柜,事事都让我出面,一来二去,朝堂也渐渐习惯了我来主持大局。

我知道她是准备要离开了。

恍恍惚惚又是一年除夕,我在政务殿处理奏折,其实上是怕和她一起过年她说要走。

听着外面的烟火声,我有些想她,恨不得立马跑去见她,没想到刚一抬眼就看见她提着食盒 走进来。

她身后的天空烟火璀璨,甄静姝永远都不知道自己那样笑着走进来的样子多么让人心动。

我吃着她带来的饭菜,毫不意外地听见她说她要离开,她自己连去哪都不知道就急着走,真 是没有一点规划。

我听着她一个劲地让我以后处理政务不要忘记吃饭,还盛了一碗汤给我,真巧,还是乌鸡汤 呢。

我喝着喝着,莫名地红了眼眶。

我听见她轻微抽噎的声音,她带着哭腔丢下一句慢慢吃就跑了,真是个笨蛋,我都听出来了 好不好。

她离开皇宫,我自然是不放心的,专门派了人暗中保护她。

她带着春困秋乏两个丫头在落云待了大半年,忽然就启程去了天盛。

我让人暗中保护她,心却提到了嗓子眼上,加派了不少人手过去,还专门帮她完善身份,防 止被人发现她不是药商。 我本来以为她是去玩,没想到一到天盛她就找了家拍卖楼,拍卖千珏草。

她身上是有银子的,不会是为了钱,那就是有别的目的了。

我以为一直以来她都在我的掌控之中,没想到我对她还是不够了解,反倒是我要做什么她一清二楚。

我恨不得把她揪回来打一顿,然后让她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,但是想到以后我要走的路,我还是犹豫了。

我万万没想到她竟然通过千珏草搭上了慕容玥,慕容玥是沐王妃,这沐王早前装作智商有缺陷,韬光养晦了许久,近两年才慢慢显山露水,甄静姝联系他们做什么?

搞不懂她在搞什么,但让我欣慰的是,她很快就回落云了,只要她安全就好,落云百废待 兴,我忙得昏天暗地。

有时候我有些气不过,凭什么她的国家要我打理不说,她还不陪着我?

看着手下传回的消息,之前去秋蝶山游玩还有公子上来搭讪呢,她可真是逍遥。

不等我气几天,却收到消息说天盛的太子被废了,天盛皇位争夺惨烈,朝廷上下一片混乱。

沈家当年不愿站队生生被破害得灭了族,太子被废也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,如果不是落云还 需要休养生息,我甚至想趁着如今这个时机攻打天盛。

自从太子被废以后,沐王夫妇就像甄静姝常说的天选之子一样,次次化险为夷,在朝中声望 越来越高,最后那个老昏君驾崩时沐王竟然登基了。

本来是最不被看好的傻子却成了最终赢家,实在令人意外,但让我更意外的是他登基为沈家平反。

皇家一般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的,因为那有损威信,但沐王做了。

我心中隐隐有了猜想,甄静姝一直都像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,所以她为了让我释怀而和沐王夫妇做交易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虽然我想不通她从哪知道我的身份,又为什么端端是和沐王交易而不是别人。

就好像她能预知未来一样,实在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,执着了这么久的家族仇恨被平反了,那我还要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走下去,攻打天盛吗?

造成祸端的老皇帝已经死了,沈家出世时沐王还没崭露头角,所以我就算攻打天盛赢了又该找谁报仇呢?造成沈家悲剧的元凶都死了。

思来想去,我想我只能放下了。

沈家其他人如果还在的话一定不愿意我去破坏他们世代守护的疆土,哪怕我心中多么不甘,也不能拿更多人的牺牲去平复我的遗憾。

如果我那样做,也对不起甄静姝冒着危险为我跑这一趟。

想到这我豁然开朗,我想是时候去接她回来了,毕竟身为女皇,日日不理朝政也太不像话了! 了!

我连哄带骗带了甄静姝故宫,她对于如何知晓我的身份和为什么与沐王交易闭口不谈。

不谈就不谈吧,我有一辈子的时间等她敞开心扉。

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幸,觉得命运不公让我家族遭此大难,我以为我的余生只剩下仇恨。

是她出现帮我跳出了原本的命运,如果哪天她告诉我她是上天派来拯救我,我也必然深信不 疑。

我愿意用余生去偿还这份救赎,至死不渝。

## 该盐选专栏共10章,90%未读

继续阅读 ▶



当代网友穿越实录: 追星女孩、干饭王与小丑全都恋爱啦

千肆 共10节

会员专享¥19.90

加入书架 >

发布于 03-11